

万物枯荣

——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

雷立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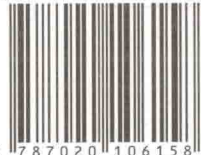
杨晓升（《北京文学》社长）

且不说雷立刚对叙述角度的交叉变换刻意追求，也不说其对小说语言已相当熟练、老到的驾驭，单说其小说的内涵，对人性、人的行为指向和由人构成的特定社会秩序于非常态、非常规、非平衡情势下的考察和思考，都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回味，“多余人”的出现，或许能让人站在哲学的层面更好地看清人性、人生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如今这个流行玩文学的年代，如此严肃的命题，却偏偏出自一位年轻人手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欣喜。

李陀（文学评论家）

都是写小说，都是虚构，都是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对象和资源，为什么雷立刚的故事和虚构与众多的别人的写作如此不同？这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和德克斯一样，雷立刚对现实和艺术都有自己的不同于流俗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有点极端，但其中的洞见却动摇着、威胁着早已被多数人认可为合理的世界。它总是在用自己的姿态和声音进行挑衅：你真不觉得这世界恶心？

ISBN 978-7-02-010615-8



定价：28.00元

万物枯荣

——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

雷立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枯荣:看这个翻过百倍的股民/雷立刚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615-8

I. ①万…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574 号

责任编辑 杨新岚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页 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615-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物质的倾向是湮灭灵魂，而灵魂如何抗拒被湮灭的命运？一颗跳动的心，一个真实的灵魂，在股市与生活的道路上，陷入了怎样一个又一个命中注定般的陷阱——他曾鄙视物质，却反被物质压迫；他曾拒绝平庸，却反被平庸吞噬……而这依然不驯服的灵魂，该如何抵抗被湮灭的宿命？是否真的只能闪烁着逃离，奔向远方，奔向天国，奔向乌托邦？还是永不驯服，永不放弃，在万丈红尘里平凡与不甘平凡的拉锯中，讴歌着生命的意义？

不动声色把K线拆得支离破碎
满怀悲伤从湖里捞出我的疯狂
骑一头狼养一条鳞那该多好
遇见自命高贵的人我要记住
肆意快活地嘲笑他们

咬断高雅
劈死平稳
戳瞎太阳
埋葬爱
我丢弃心爱的股票
它丢弃了我的心
我憎恨这如烟往事
它却像刺一样卡在喉间

柔软的心事是
热爱被人践踏吧
张狂的血总算还
知道淋漓的痛
烛火

月光

你们盈盈又满,可是

永远不会像我的泪水

我站在世界的尽头痛哭

并

砍了你们最后一只

诺亚方舟

以上借为题记。现在,我给你们讲述一个普通股民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写作,因此你们会以为我写的是我,但其实,那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以写另外一个人的心境,来写我自己。怎么理解都成,但这并不重要。

1. 时间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血和肉构成，而是由时间构成。

我们的人生，在适当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称之为“圆满”；在适当的时候遇到不合适的人，称之为“歪打正着”；这两者都可以算是成功。

相比之下，在不恰当的时间即使遇到合适的人，也只是“有缘无分”，至于在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那则叫做“彻头彻尾巴的悲剧”。

可见，时间是多么关键。

同理，股票其实也并非由那些经典教科书所讲述的要素构成，而也是由时间构成。

你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比你进入哪只股票，其实更为重要。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讲，一切股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几百年前它们不存在，几百年后它们可能消失，它们仅仅以一个金融符号的形式，短暂存在于人类漫长的时间长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迟，它们终将消失。

这就是股票，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在我的这个故事里，我会高度重视时间，会不断地精确到天，到小时，到分钟，甚至到秒的那一瞬间。

只不过，没有人能修改时间，如今明白了时间巨大威力的我，站在2014年4月的时光之岸，却怎么也无法回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

在那个秋天，其实有个人告诉过我股票与时间之间微妙的关联，

只不过，因为我那时自身阅历尚浅，并没能真正理会他的深刻的内涵。

告诉我那话的，是老田。

我曾多次问过老田炒股有什么诀窍，他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一天，他随口说：“其实我根本看不懂什么技术指标，我只晓得做股票就是做人，时间不对，趋势不对的时候，你还在做股票，那么当时机对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钱去做股票了，因为你被套牢了，所以，许多散户的悲剧在于炒了一辈子的股，还未能解套。做人不也一样么，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某个时间里犯下的错误还债。”

多年以后，我经常想，我的这一辈子，是在为自己1996年前所犯下的错误还债么？

我在1996年犯下的最大错误，或许就是开始了炒股。

1996年7月，我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进入T省某省级机关。

其实我是一个典型的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我父母无权无势，并且性格都很老实本分，不擅交际，亲戚朋友中没一个“有实力”的人，在这个流行关系网的社会里可谓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考上了公务员，于是周围的人却推论为我们家“有关系”，世界就是如此荒诞，如此的想当然，但多数时候你没有办法辩解。

甚至，我在大学里当过学生会主席这个其实很偶然的事实，使我无法向朋友们辩解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是个有权欲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在内心深处有着浓郁的权力欲，我相信我在其中算这种欲望相对很少的。因为，我天性喜欢过那种不被别人管、但也不必去管别人的生活，喜欢当闲云野鹤，甚至喜欢当一个漂泊者。

也许正是这个天性，使我与股票一旦相遇，就产生了相对于他人严重得多的后果。

1996年下半年，大牛市向纵深继续发展，T省的省会Q市是一个

地处内地但在各方面都紧跟时尚的城市，炒股之风自然也不甘落后，相当比例的普通市民都炒股，甚至在我们这个严谨的机关单位，竟有大约70%的干部都悄悄炒股，而且流传着一些很真实的致富故事。

其中一个令当时的我瞠目结舌的炒股致富由几万变成几百万的故事，就和经常与我接触的我们处离休干部老田有关。

2. 命运

老田是1988年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军官，以前是空军里开轰炸机的机长，参加过越战，正团级。按照惯例，部队转业降半级安排职务，他在1988年成了我们处的一名副处长，并且若干年后一直“是且只是”副处长。

近些年，公务员考试越来越难，公务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被误读。要么，觉得这个职业很值得羡慕，收入高并且稳定；要么，觉得这个职业上的多数人都能雁过拔毛，都有受贿嫌疑……但其实，如果你真的亲身进入过机关单位，或者你的直系血亲在机关上班，你就会发现，很多道听途说都不足为凭。那些“我一个铁哥们说的……”那些“我一个很熟的亲戚说的……”那些“我特了解的一个人说的……”其实都是浮云。

实际上，公务员的工资，应该只是社会中等收入，至少我1996年到2001年那在机关工作的5年，最初月收入全部加起来只有1300元，后来即使涨了工资，到了2000年后，也就1800元左右。至于灰色收入，说实话，你没有权力，即使有心想受贿，别人也不会对你行贿，而所谓权力，即使在机关里也必然是少数人才握有，因为如果一般人都能有，那

就不稀缺了,而权力必然是和稀缺紧密关联的。

所以,在机关里上班,对多数公务员而言,其实无非一个饭碗,和其他许多职业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我们这个崇尚权力的民族,习惯于给公务员镀上一层光芒,而这个光芒在心理和某些现实层面,又确实使公务员职业具有了某些姿态上的优势,如此而已。

而那些真正每天在机关里工作的人,其实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苦恼,有麻烦,生活中该有的酸甜苦辣,一样也少不了,于是有不少公务员会很犹豫,既想辞职去外面的世界施展一番拳脚,又不能真放得下这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因此,在表面波澜不兴的机关里,其实人人都有着自己的权衡和纠结。

相对来说,老田就要超然得多。他在我们那个一百多号人的省级机关,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一个。

1996年,我进了机关的时候,老田已经退休了。

我在××处当了一名科员,我们处加我一共只有7个人,还包括退休干部老田。

老田虽然退休了,但岁数并不太老,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听其他人说,老田性格豪爽,直来直去,不太懂得变通,因此干了好几年依然是副处长,于是他走仕途的心就淡了,那时恰好到了1992年,Q市龙王庙股票自发交易市场如日中天,仕途不如意的老田,一头扎进了龙王庙,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Q市西郊有一条长不过500来米的小街,曾几何时,每到夏日的傍晚,居民们会拿着蒲扇,坐着竹椅,在一棵棵老榕树下,喝茶纳凉,闲聊神侃,一派安静而缓慢松散的气氛。

然而,时代的大潮滚滚而来,将这样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瞬间变成了中国股市历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所以说,命

运神秘而不可测，不仅仅是人的命运，甚至包括一条街的命运，它很可能在几百年里默默无闻，却忽然时来运转，在几年间人声鼎沸。

1992年春到1992年底大半年间，是龙王庙股票自由市场的鼎盛时期。在那条狭窄的小街两旁，摆满了办公桌，桌上放着成堆的人民币。每天从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就有手持各种股票权证的人们前来交易，“散户”手里拿着股权证，一边走，一边叫卖；“中户”们租一张桌子沿街摆放，上面放着各种股票，不急不躁地喝着茶，好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大户”们则租一门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地里操纵行情，兴风作浪。鼎盛时的龙王庙人山人海，交通完全堵塞，就连在这里卖盒饭的都发了财。

那时的龙王庙市场股票交易十分原始，完全与今天的数字化操作无关，大家一手给股票，一手数钞票，没有市场管理，也没有任何中介，纯粹是原始的自发交易，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尽管一时之间，龙王庙股票行情街谈巷议，成了人们当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真有勇气去倾力一博的人，比例却很低。多数参与者都是无业人士，反正人生已经跌入低谷，跌无可跌，不如放手一博；又或是在其原本行业做得不太如意的人，例如机关里老是得不到升迁的老田。

所以，当老田发迹之后，许多人会叹息着说到“命运”二字。一个不得志的土埋半截快要退休的老头，忽然间身家近千万，让人对贫富、生死和一切遭遇里所依存的“命运”，似乎都产生巨大的迷惘。命运就像一扇永远横亘在你前面的门，你永远不知道门里面有什么——

有人目前是比较富贵，但也许他青春已经不在；有的人年轻时候风顺水顺，但下半生却并不顺利；有的人一生总是在经受磨难，仿佛从没享过福；有的人整天忙碌，却毫无建树；有的人看起来事业圆满，但感情不顺；有的人或许在所有旁人看来一切如意，但他自己却根本

感受不到幸福和温暖……命运或许是没有完美的，永远不必羡慕别人，因为别人也许正在羡慕你，而这一切，就是命运。

3. 感恩

老田其实是个表面粗犷实际谨慎的人，并不怎么向人述说他的那段龙王庙传奇。在机关的头几年，我所听到的关于老田的龙王庙炒股传说，基本都是他人转述的，而当事人老田却从不多言。

直到2001年我辞职离开单位前夕，一个下午，老田到我办公室来，见其他同事不在，才一边喝茶，一边头一次给我讲了他在龙王庙的故事。

那个多年以前的下午，Q市的阳光慵懒柔软，老田将他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个时候完全是个自发市场，既没什么交易限制，也没有涨跌幅，街头买，街尾卖，跟菜市场一个样……

“我在龙王庙买的第一只股票叫广华化纤，我只是试着买了1手，每手3000元，仅仅走了半条街，就以3500元‘脱手’了。不到3分钟赚了500元，我简直不敢相信，赚钱会这么容易……

“后来我开始是参与‘团购’，因为当时大家的钱都不多，而卖家又不愿意拆细卖。我就邀约了几个龙王庙认识的朋友合资买入，等到卖出后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利，就这样，认识了好些个朋友，时不时知道一些消息……

“到了1993年4月，已有几只曾经在‘龙王庙自发股市’里交易过的股票成功上市，这之后，一旦传说哪只票快要上市，哪只票就立即大

幅上涨,一旦证明这是假消息,又立即大跌。虽然有涨有跌,但很少有人亏,因为那时的自发股市处于‘大牛市’之中,乱炒都能赚,只是赚多赚少而已,这种疯狂如今已经无法想象……

“也就在1993年,泸州老窖发行新股,中签号出来后,我把以前在龙王庙赚的前几桶钞票全装在麻袋里,赶往泸州,以每股高出发行价2元的价格收购中签号,收了10多万股。那次回Q市后,我倒床睡了两天两夜,我晓得,我这辈子肯定不会穷了,后来,泸州老窖上市,我第一天就全部抛出兑现了。从那以后,我没再炒股了……

“那些赚了大钱,不晓得收手的人,最后多数都倒霉了。当初和我在龙王庙一起‘团购’股票的朋友,有个叫张明的,胆子特别大,起初也赚了很多,后来‘利达公司’发行了股权证,大家都比较看好它,价格涨到了7元左右1股。张明就把他几年来在龙王庙赚得的钱,一次就买了20万股,结果这家公司未能上市,血本无归啊……

“还有个一起团购过的朋友,叫谢强,他赚得更多,有1000多万,他也及时从龙王庙撤离了,人啊,一旦顺起来,就会把自己当神仙,1994年谢强开始炒期货,但这次,命运没再照顾他了,炒海南粮食期货一次亏了200多万元,炒钢材期货又亏损200万元,再炒其他的依然是赔。最后,他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负300万元的债务……

“就是因为看了他们的结果,我后来下决心再没碰过股票,反正钱也够用了,我就在1996年初主动提前退休了,所以我们××处才在那一年临时多招一个公务员,否则小雷你可就没机会进来当公务员了……我的钱,也不多,只是够用,而且我把钱给了女儿100多万让她开公司,结果她不是做生意的料,做亏了……”

以上,就是2001年的那个下午,老田对我所说的,我记得那时,我非常失望,因为龙王庙所意味着的“早期非规范股票市场”的机会对我

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更希望获得如今的正规股市里征战的法宝,希望学到技术的秘诀,遗憾的是老田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他甚至不懂一些最基本的股票技术指标……这不禁让我既失望,又对老田有几分轻视,觉得他炒股赚钱靠的只是机遇,而并没有炒股的真正本领。

如今,距离那次交谈,已经13年过去,13年后的今天,我为自己在那一刻对老田的轻视感到了汗颜。因为我终于明白,老田在那一天,其实已经告诉了我投资的最主要原则之一,只不过,由于我那时的阅历尚浅,所以无法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了,也无法接受。

那天,聊到最后,老田仿佛是随口地总结说:“做股票就是做人,关键是抓住时机,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恰当的事,但不要因为一时的暴富就以为自己是天才,我们每个人,如果有了大收获,都不妨仔细想想,这究竟主要靠你的才能,还是主要靠你恰好抓住了某个大的机会,如果是后者,你最好学会及时收手。”

遗憾的是,如果不经历一两次由暴富到破产的轮回,又有谁能真的明白自己的成绩仅仅是来自于运气呢?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打回原形的切肤之痛,又有谁真的能站在自己人生顺境的山峰上,却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渺小?

这些,都是投资之道最重要的心结,打通了这心结,也就打通了任督二脉。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后来成熟的正规市场,还是不成熟的龙王庙自发市场,对于心结的历练,并无二致。

此刻,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一种哪怕冷酷的客观,希望自己仅仅是所有往事的一个无关的过客。无关,才能平和;平和,才能温暖。在2014年里平常的一天,我从傍晚独坐到深夜,下了最大的决心,打算写完这个面向心灵的故事,写完我那业已消逝的青

春年华。

在这样的夜晚,是什么在撞击着我的心,使我必须倾诉?——是对生命的热爱,是对青春的缅怀……在我决心完成这个故事的这一刻,我突然分不清是我像哈雷彗星一样掠过股市和他人,还是股市或他人像哈雷彗星一样掠过我的人生,但总之,我们都只是彼此的哈雷彗星。这使我的心突然充满忧伤。

但也是在这一刻,我相信整个Q市只有我的窗户亮着灯光,窗外夜风轻柔,我可以偷偷地在别人的睡眠之外独自悲喜,并且假想Q市所有湿润气息都只属于我一人,虽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假设,但假设所产生的温暖却如此真实,它使此刻的我对生活充满感恩。

4. 死过一次

人生的许多真正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但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人人明白的东西,真要融会到你心底去,甚至融到血液里去,其实越难。

例如,“激流勇退”,这就是一个质朴的简单道理,说的是人在顺境时,要懂得放弃。其实人人都是默认这个道理的,但是,走在顺利的康庄大道上,眼看着前面有着更丰厚的果实仿佛唾手可得,你真的能做到就此“勇退”吗?不,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因为人性是贪婪和自大的,在顺利时你必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渴望更大的一个成功,这就是人性,不可更改,唯一解决的办法是随后的碰壁和陷落,在高峰和低谷之间反复起伏。

有的人一生都在这样的起伏里摇摆,甚至包括许多投资天才,例

如利物莫；有的人则因为特殊的际遇学会了放弃，只不过，学会放弃都是有很高学费的，等你真的感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放弃了，人生美好的时光也基本流失了……

人生不可重来，所以，不是每次大错，都有机会改正；也不是每次跌倒，都有机会重新站起，这正是人生的残酷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许正因为这种不可重来，人生才稀缺，生命因此才有价值。

而时间，因此才宝贵。

当我们说到股票的“时间性”的时候，千言万语，可以归结到最简单的一句话：炒股就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而其实，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人生也无非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和炒股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有高潮有低谷，都有割肉套牢，都有投资和投机……只不过，炒股是浓缩了的人生，让你可以在短短几年里，体会到许多不炒股的人漫长一生的全部悲喜。

在日常生活中，我遇到过很多拒股票于千里之外的人，在他们眼里，炒股无异于赌博，或者说，有着巨大的风险。在我炒股的头几年，在那时，我对炒股有着很强的神圣感，觉得把炒股和赌博联系在一起是对炒股的亵渎，但如今，18年过去，我想说，是的，在某些时候，炒股和赌博有相似性，但其相似程度并不比人生与赌博的相似程度高出多少——

人生难道不是也充满了赌博的味道吗？人生不是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股市仅仅是将这些味道和风险用更短的时间体现出来，从而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在临死前才迟迟地知晓自己的人生赌对还是赌错。

有的人一生在蝇营苟苟为当一个处长局长奔忙，他用三十年去验证自己能还是不能当上，然后，或者当上了，带着满意的笑容度过濒临